

## 穷与愚

一到双十节，使人总忘不了孙中山先生。中华民国由之产生，是一件事。我记起的却是，因为他在三十年前即明白，中国问题在“穷”和“愚”。社会的腐败与退化，无不由之而生，因此言建国，即针对此两大病根下手。必去“穷”与“愚”，方能把那个外来压力所形成的“弱”去掉，否则无可望。中山先生不幸于二十二年前即作了古人，国人失去一思想深刻、眼光远大、性情宽厚的领导者。然而一切国家重造的理想，还保存他的学说中，待后来者熟读深思，并理会其用心所在，克服一切困难与挫折，矛盾与分歧，慢慢实现的。

治穷自然为开发地利，征服自然，好好认识地面所生长、地下所蕴藏，加以运用处理。在分配上复有个制度使之比较平均，或有种政策使之渐趋于平均，国民生活有个转机，整个国家也方有个转机。治愚则为开发头脑，推行个广泛而长久的教育政策，使多数人知识加多，加深，使人人对于新的时代新的世界，能有个新的态度新的习惯去适应，普通人民既感觉自己是个主人，同时也就是个公民，对国家关系，权利义务分明，因之知自爱也能爱国。政治家既有政治家丰富广博的知识，且有兼容并包的气度，知道珍重国力，不作无意义浪费，而又尊重制度，能用战争以外方式调整一切社会的矛盾取得平衡。换言之，也可说他得艺术、他懂艺术！——像这么一个国家一群人民，把这个国家传统长处好好保持，或想法发扬光大，弱点则努力去掉，如治毒瘤恶疮，国家还会不进步？

然而穷和愚至今似乎尚成为绊住中国进步的两个活结。这活结且若出于一条绳索，彼此牵缠。不论你在上在下，在朝在野，不论是“中国的主人”或“公仆”，凡欲向上挣扎，总不免让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历史性的活结套住，越缚越紧。这个抽象阻力，不仅来自敌人，自己的普遍而长期的怠工，萎靡不振，且更加强作用。倘若任何高尚理想与合理事实，都无从着手，无从生根。我们对日本算是打了个胜仗，把这个很自大的国家，用我们的长处也用我们弱点紧紧拖住，从而崩毁了。但对我们自己这个有历史性的弱点挣扎时，直到如今，却真是一个惨败！

我们责谁恨谁都无意义。我们只应当承认这弱点是一种有年分的老病，与全体民族体质多少有点关系，远之与所谓哲学的人生态度有关，近之又与所谓现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关，我们得弄明白，想办法。这悲剧是中华民族全体的，这责任也就不是少数人可负的！

这挫折惨败的主要原因，从远一点说，我们的历史太久了。帝国新旧交替大一统局面，就延长了二十来朝，还有个偏霸分崩割据的较短时期不算。改朝换代照例是用武力，支持偏安更需武力。在这个历史背景中，读书人就有个“从龙”“附骥”的心理状态，延续了二千五百年。这个心理状态，一直影响到现在，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！至于教育呢？从近一点说，恐为由张香涛起始，即只知道救穷，枝枝节节来动手。仅记住管子所说的一句话，“衣食足而后知荣辱”，其他的全不在意。革命轻轻松松推翻了一个帝国。旧的毁去，新的未能建立，属于历史上另一弱点，自然在另一群人生命中又得到的抬头机会，即“中原逐鹿捷者先得”的英雄意识。因之有帝制，有复辟，有军阀割地而治的督军团。直到大小书呆子将国家重造观念注入多数年青人头脑中，经过八年，与少数武力情绪相结合，革命成功了。然而又分裂，又内战，……在这么一个不安定局势下，支持到九一八，东北完了。也幸而东北热河的完事，真正敌人势力一直侵入平津，我们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惧与觉悟。福建的人民政府的结束，两广的暗礁和平，以及西安事变的良好解决，都可见出有兵者亦未尝必需用兵。大智若愚，其实不愚。

然而我们还得收另外一种“苦果”，即由教育疏忽得来的另外困难。我们的家长从办新教育起始，比如说，北大的蔡老先生，和教育部范静生先生，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传授知识，还容许有个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抽象愿望在内。愿望虽抽象，却能于另一代证实。可是

到军阀时代，书呆子办的教育，即连点缀性也缺少了。一省一县小些地方，学生的用处，还可排队持旗到郊外欢迎将军镇守使的凯旋，这些伟人也还可就中挑取绅士人家的女学生作第几房姨太太，逼得那家长不能不允许。大至于北平，似乎从民五六以后，即已与政府完全游离。虽然照例还有个教育部长，除了做官外，中国有多少国立大学，多少学生，就绝不在意。因为只要稍稍在意，就会明白教授有好几年是无从靠公家薪水活下去，关于薪水一定要集团请愿闹了又闹，才在逢年过节时，从什么银行借一笔钱点缀档档的！大至国家财政小至个人收入，穷既然是种事实，因此革命成功后，到读书人来作部长时，教育政策不知不觉便成了张香涛总督的继承者，解决穷，提倡理工。另一面或且以为可以使英雄入彀，转入笃实，免去文法中的“思想”混乱。一切针对现实，可就决想不到还有另外一种现实，即世界上有好些国家，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，只因为人民不愚，或直接面对贫乏，解决了穷的威胁，或虽穷而不见穷相，社会上一切有条有理。人民知爱美，能深思，勤学习，肯振作，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，百层高楼，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，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！只除了现代政治作成的中国，不明白那些成就的价值和意义，不特不知尊重，还常常作成不必要的摧残，其余就决无相同的一国，对属于足以教育人类情感的一切，有这样忽视现象的！我们不知可有教育家能想得到，贪污自私的心理基础，还有个比贫穷更深远的背景？即在那些孩子们在受小学教育时代，由于教育者的无知，一面极端缺少图画和音乐，一面却在文史课只背诵历史上伟人名字，一直到现时伟人为止，即作成他们心理上的损害不健全。在中学时代，学生不知文学和美术，而居然有个吃政治饭的打算，引诱他们习于不思不想。到大学，资质好发展比较平均的，入理工，和社会隔绝游离，自成一体。资质中平，或少年时代即有孤僻性情的，拣文史。而中学时代即准备吃政治饭的，学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教育，企图由一小单位扩大则成为一个大据点，十年过去后，这些活动朋友上了台。只想想我们这个中层的组成，我们就接触着这个问题全部了。在这个发展趋势下，我们怎么能希望这个国家上轨道，有秩序，得进步？无怪乎到处是社交式的小聪明，到处是有传染性的拖混与适应，到处是公文八股，而使一切年青人麻痹瘫痪，弄得个社会国家恹恹无生气？我们一提起官僚，就觉得厌烦。而作官僚的，他们的一切，却是从小学教育即起始的。若国家的教育政策，还在那么一个公式中衍进，到我们第三代，才更是悲剧！

最近，各国使馆设“文化参赞”的消息发表了。我们知道，所谓文化参赞，至少是对于所在国“文化”和本国“文化”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的人始能胜任。这种人我们当前有几个？照目下教育设计说来，国立大学就很少开文化史或美术史的共通课程。而近二十年习惯，习文史者不仅难望如五四初期所望，从认识传统建设一新的道路，即当时所底毁的会哼哼唧唧人材，亦已十分感觉缺乏，而一般趋势，只不过是字义章句间着手，从不让学生从欣赏入手涵泳古人性情人格历史记载与诗歌表现中，对传统的精神情感毫无理会机会。这种学生从什么方面可望接受传统，淘深生命，作出新的创造？若照这样下去，我们的文化参赞也就只能像目前许多特种机构一样，得将援留用技术人员例，借材异邦。这多可怕，多可耻！

以个人私见说来，我们物质上的穷有办法，易解决。我们的愚似乎还得一些有心人对于教育有个崭新观念，重新着手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，梳理它，启发它，扩大它，淘深它。若这件事得从明日“人之师”入手，大学教育近二十年中所无形培养的“愚”，得稍稍想法节制了。而美术、音乐、文学、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，却可以在十年后，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，儿童玩火的情绪，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。

从这些问题上看，代表中国的头脑的北平，还有个新的运动待生长，待展开，事极明显！这运动没有罢课或游行，没有呼嚷哭泣或格杀勿论，只是一些不曾硬化僵化的头脑，能从深处思索，能反应，能理解，能综合，能不为成见偏见所拘束，在一时一事现象上兴奋或绝望，却可以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，作个尝试。嵩公府有个蔡习民先生的纪念堂，习民先生的学说，似乎值得从此起始，来从教育上扩大它的时候了。还有个文学运动，我们也还有些事可做，为十年二十年的后来者做点试验。我们这一代本身所经验的悲剧，也许只能用

穷与愚1.txt361

沉默来否定现实忍受下去了。可是生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后来者，应当还可由一种健康希望带到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中，以及稍稍幸福的生活中！

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

[返回](#)